

欧美畅销小说

[美]凯伦·乔伊·富勒/著 刘文/译
Karen Joy Fowler

简·奥斯丁 书友会

*The Jane Austen
Book Club*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I712.45
F992

[美]凯伦·乔伊·富勒/著 刘文/译

-9

欧 美 畅 销 小 说

简·奥斯丁书友会

The Jane Austen Book Club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奥斯丁书友会 / (美) 凯伦·乔伊·富勒著; 刘文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1

ISBN 7-80225-016-1

I. 简... II. ①富...②刘...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60129号

The Jane Austen Book Club

by Karen Joy Fowler

© 2004 Karen Joy Fowl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ENDY WEIL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简·奥斯丁书友会

(美) 凯伦·乔伊·富勒 / 著

刘 文 / 译

责任编辑: 段晓楣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SDD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邮政编码: 100005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销售热线: 010-65512133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 刷: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60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06年1月第一版 200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目录

7 第一章



75 第三章

149 第五章



1 缘起



39 第二章



111 第四章



193 第六章

235 尾声

241 读者指南

242 简·奥斯丁小说简介

248 简·奥斯丁作品评价

272 有待讨论的问题

275 答谢辞

■ 缘 起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奥斯丁。

乔斯琳的奥斯丁从不结婚，却写了很多关于爱与求爱的精彩小说。书友会是乔斯琳的主意，她亲自挑选成员。通常，她在一个早上的主意比其他人在一个星期的还多，而且精力旺盛。乔斯琳说把奥斯丁定期引入到你的生活中是绝对必要的，顺便再让她四处察看察看。我们怀疑她幕后的真正动机，但不管怎样，谁会对创办奥斯丁书友会存有坏念头呢？

伯纳黛特的奥斯丁是个喜剧天才。她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保留着真正的趣味；不像莎士比亚的笑话，令你发笑，可那仅仅因为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而你理应做出这样的反应。

伯纳黛特是我们中最年长的成员，快到六十七岁了。最近她正式



宣布，要彻底解放她自己。“我再也不照镜子了，”她告诉我们，“我希望自己早就想到了这点。”

“像个吸血鬼。”她补充道。当她那么说时，我们倒真想知道吸血鬼怎么可以总是看上去那样整洁漂亮，好像有更多的吸血鬼理应像伯纳黛特那样。

布鲁蒂曾经看见伯纳黛特在超市穿着拖鞋，头发贴在前额上，好像根本没梳过。她当时正在买冷冻的毛豆、马槟榔和其它的非急需用品。

伯纳黛特最喜爱的书是《傲慢与偏见》。她告诉乔斯琳那可能也是每个人的挚爱。她建议就从这本书开始，但是与西尔维娅结婚已二十二年的丈夫刚刚向她提出离婚——最近发生的一件让人伤心的事。乔斯琳是不会服从迷人的达西^①先生的指挥的。“我们从《爱玛》开始，”乔斯琳答道，“因为还没人读过这本书，也没人想结婚。”

乔斯琳和西尔维娅两人十一岁起就互相认识，现在她们都已五十出头了。西尔维娅的奥斯丁是孩子，是姐妹，是长者。她的奥斯丁在忙碌的起居室里写书，大声地向她的家人朗读，是个敏锐的、无党无派的观察者。西尔维娅的奥斯丁爱他人，也被人爱，但这并不影响她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组织这个书友会可能就是因为西尔维娅。乔斯琳希望她在这段困难时期保持忙碌，就像乔斯琳一样。西尔维娅是她认识时间最长和最亲近的朋友。

① 达西，《傲慢与偏见》中的男主人公。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吉卜林^①不是说过，“在困境中，没有什么能像简·奥斯丁的书那样……”那一类的话。

“我想，我们都应是女性，”伯纳黛特接下来提议，“如有男人加入，状况就会改变。他们武断专横，不相互沟通，他们说多过听。”

乔斯琳张开嘴。

“不要插嘴！”伯纳黛特提醒她，“女人总是喜欢打断别人说话，不管别人刚开始说还是已说了一段时间。”

乔斯琳清了清嗓子。

“除此之外，男人不组织读书会，”伯纳黛特说，“他们认为读书是个人的乐趣，如果他们还读书的话。”

乔斯琳闭上了嘴。

但接下来乔斯琳要邀请的人却是格里格，我们中没人认识他。格里格是个四十开外，整洁，黑头发的男人。你留意到他的第一件事是他的眼睫毛，非常长而密。猜想那些姑妈、姨妈们一定终身都会遗憾那么长的眼睫毛长在了一个男孩脸上，真是浪费！

虽然我们认识乔斯琳时间够长，但也知道她想把格里格介绍给谁。对我们中的一些人，他太年轻；而对另一些人，他又太老。让他加入到书友会真是件令人困惑的事。

我们中凡认识乔斯琳较长时间的人都受到过她的多次撮合。还在高中时，她介绍西尔维娅认识了那个本该成为她自己丈夫的男孩，

① 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诗人，其主要作品包括短篇小说《想当皇帝的人》，儿童故事集《丛林故事》，以及小说《吉姆》。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结果在她们毕业三年后的婚礼上,她却成了伴娘。西尔维娅早期的婚姻成功对乔斯琳是种残酷的体验,这种伤痛让她从未痊愈过。西尔维娅和丹尼尔,丹尼尔和西尔维娅,三十多年的称心如意。当然,现在不应幸灾乐祸。

乔斯琳自己从未结过婚,所以她有充足的时间从事各种爱好。

她曾花了整整6个月的时间给西尔维娅的女儿——阿莱格拉介绍男朋友,当时她十九岁。现在阿莱格拉已三十岁了,她是第五个要求加入我们书友会的人。阿莱格拉的奥斯丁写经济需求对女性内心生活的影响。如果阿莱格拉在书店工作过,她说,她会将奥斯丁归入恐怖类小说。

阿莱格拉留着又短又时髦的发型,穿着廉价、性感的鞋。要不是她在无数的场合中说自己是同性恋者,她的衣着打扮绝对让我们看不出来。乔斯琳却始终没能明白这一从未被隐藏的事实,一再为她介绍男朋友的好意最终变成了无礼行为。西尔维娅把她拉到一旁,问她为什么要在这一点上费尽周折,弄得乔斯琳非常窘迫。

她于是开始给她介绍女朋友。乔斯琳经营着一个狗场,饲养罗得西亚背脊犬^①。令人欣慰的是,狗的世界给她招来了无数的年轻匹配的女性。

布鲁蒂是我们中最年轻的一个,二十八岁。她最喜爱的小说是《劝导》:最迟完成,也最令人忧伤。布鲁蒂的奥斯丁是每次读她的书

① 产地并非罗德西亚,而是南非。背脊是该犬的特征,沿着背脊长着短刀状毛,其毛和其他部位的毛方向相反,呈逆向生长,故得此名。

时都会激起不同的感受。在这一年里它们是浪漫故事，到下一年就突然变成冷酷的讽刺小说。布鲁蒂的奥斯丁可能是死于霍金氏疾病，当时年仅四十一岁。

如果我们偶尔承认布鲁蒂是被当作真正的奥斯丁的崇拜者而被接纳的话，她一定非常高兴。不像阿莱格拉，她的加入仅仅是因为她母亲。倒不是阿莱格拉能提供布鲁蒂急于想听到的有价值的见解，对布鲁蒂来说，了解同性恋对爱与婚姻的看法，总是件有趣的事。

布鲁蒂有一张很特别的脸：深陷的眼睛，雪白雪白的肌肤和深陷的双颊，迷你小嘴和薄唇。当她微笑时，嘴巴就几乎消失不见了，很像柴郡猫^①。只不过她在高中教法语，是我们中唯一一个新近结婚的，除非你把西尔维娅算上，但她不久就不能算了。或许格里格也结婚了，只是我们不了解他，但如果他结婚了，乔斯琳为什么要邀请他呢？

我们中没人知道格里格的奥斯丁是怎样的。

这样我们六个人：乔斯琳，伯纳黛特，西尔维娅，阿莱格拉，布鲁蒂，格里格，组成了河岸城市中部谷地的忠实的简·奥斯丁书友会。我们的第一次集会是在乔斯琳的家中。

① 比喻笑得像柴郡猫，一般是指傻笑，略带贬义。



March ■ 三月



■ 第一章

(这一章我们聚在乔斯琳家中讨论《爱玛》)

黄昏,在乔斯琳的装了玻璃的阳台上,我们坐成一圈,喝着凉太阳茶^①。十二英亩的加州草坪刚刚修葺一新,散发出清新的气息。景色怡人!日落中有一丝蔚为壮观的紫色,使贝里沙山在西方变得朦胧。在春季,不是夏季,正南方有一条小溪流淌着。

“听青蛙声!”乔斯琳说。我们侧耳倾听。显然,她的狗棚里叫嚷的狗声与青蛙声组成了合唱。

她向格里格逐一介绍我们。他带了套格兰美西出版社的奥斯丁小说全集,令人觉得奥斯丁只是他一时的兴致。我们实在不能接受有

① 一种用自然的太阳光浸泡出来的茶。

人公然拿着本新书出现在我们中间，更不能接受当我们讨论《爱玛》时，他居然在膝盖上放着那套小说全集。所以，只要他一开口，无论他说什么，我们中就会有人让他知道自己的分量。

当然，这人决不会是伯纳黛特。尽管她曾想只要女性加入，但她是世界上心地最善良的人，所以我们并不奇怪她欢迎格里格。“很高兴看到一位男士对奥斯丁的书感兴趣！”她对他说，“能知道男人的观点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我们非常高兴你在这儿。”对任何事情，如果能说上三次，伯纳黛特决不会只说一次；虽然有时会使人不悦，但大多数情况下尚可忍受。她刚到时，耳朵上挂着一块大蝙蝠似的东西，原来是一片树叶。乔斯琳拥抱她时，顺手拿开了它。

乔斯琳开着两台轻便式的电热器，在阳台上嗡嗡作响，让人感觉舒适而安逸。红色的西班牙瓷砖上铺着印度式地毯，也许能掩盖某些品种的狗毛。阳台上搁着几盏姜黄色瓶形瓷灯，富有东方色彩。不同寻常的是，灯泡上一尘不染，因为这是乔斯琳的家。灯泡装上了定时装置，当天暗到一定时刻，所有灯泡会在这一瞬间如同合唱一样“咯嗒”一声同时亮起。这一刻还没到，但我们都期待着；说不准，有人到时会赞叹一番。

那面唯一的墙上挂了一组照片——乔斯琳的背脊犬的王朝，周围是它们的勋章带和血统记录。背脊犬是雌性统治的世界，这是它们众多的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我们的世界如能像背脊犬的王国一样，由乔斯琳这样的女性来统领，那一定会达到更加高度的文明！

奎尼俯视着我们，母鹿般的眼神，显出心事重重和充满智慧的表情。很难在照片中捕捉狗的个性特征。狗比人，甚至比猫遭受着更多的单调生活的折磨。鸟却很上照，因为它们思想专一，一心只关注树。



但这是张讨人喜欢的照片，乔斯琳自己亲手拍的。

在奎尼照片的下面是她女儿——萨哈拉，此刻就活生生地躺在我们的脚边。她^①刚刚安定下来，之前花了半个小时，在我们中从一个人身边挪到另一个人身边。热哄哄、臭池塘般的气味直喷到我们脸上，狗毛粘在了我们裤子上。她是乔斯琳最宠爱的狗，也是唯一一条允许待在室内的狗。并不是因为她具有多高的价值，而是因为她患了甲状腺机能亢进，而且做了卵巢切除手术。乔斯琳说很遗憾她不能生小狗了，因为她的性格最讨人喜欢。

最近乔斯琳在兽医那儿为萨哈拉花了2千多美元，我们很高兴听到乔斯琳为狗这么做，听说饲养狗会使人变得既残酷又精打细算。乔斯琳希望继续让她参加狗赛，尽管狗场并不能以此盈利，但萨哈拉非常渴望参赛。如果她的步态能自始至终保持轻盈的话——狗赛，对背脊狗总是有步态要求，只要她还能在比赛中出现，即使赢不了也没关系。萨哈拉自己知道输了比赛，显得驯服而沉默。有时某只狗的主人与裁判睡觉，你也没什么办法。萨哈拉参赛的种类是“节育了的母狗”。

外面的狗叫声变得歇斯底里。萨哈拉站起来，步伐僵硬地走到玻璃门边，她背脊上的毛如同牙刷一样竖起。

“为什么南特利不可以更吸引人？”乔斯琳开了头，“为什么他有那么多优点，我却对他没有好感呢？”

我们几乎听不到她在说什么，她不得不重复一遍。此时外面的情

① 西方人习惯将动物的性别用人称代词标明，这里沿用他们的习惯；除非在称呼一群时，才使用“它们”。

形倒像是我们在讨论杰克·伦敦^①。

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乔斯琳的事，大多是西尔维娅告诉我们的。小乔斯琳·摩根和小西尔维娅·桑切斯十一岁时，在一个女童子军的夏令营中认识，现在她们已五十上下。她俩都在印第安人契帕瓦族的木屋学习制作木制徽章。她们得用堆成圆锥形的木材点燃篝火，然后在上面煮食，吃她们自己煮的东西。女童子军们得自己洗涮碗碟才算完成任务。她们得识别不同的树叶、鸟和有毒的蘑菇，似乎她们中有人某一天会吃那些有毒的或无毒的蘑菇似的。

对她们最后的一项安排是：四人编成一组，被带到一片空地——十分钟远的路途，然后她们得自己找到回去的路。这并不难，她们有指南针和提示——餐厅在她们的西南面。

夏令营持续了四周。每个星期天，乔斯琳的父母从城里开车三个半小时来这里，给她带来周日的快乐。“无论如何每个人都喜欢她。”西尔维娅说。这话听起来有点难以置信，即使我们都很喜欢她。“她讨人喜欢，但孤陋寡闻。”

乔斯琳的父母非常爱她，他们不能忍受看到她不快乐。她从来没有被告诉过一个带有悲剧结局的故事；她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是滴滴涕或纳粹；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她被带离了学校，因为她的父母不想让她知道我们还有敌人。

“这成为我们这帮夏令营人的责任，来告诉她什么是极端乌托邦的信徒和儿童性骚扰者，”西尔维娅说，“以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

^① 杰克·伦敦(1876-1916)，美国小说家，短篇故事作家。



杀，连环杀手，月经来潮，手上带钩的逃跑的疯子，炸弹的故事，还有那些发生在真正的契帕瓦族人身上的故事。”

“当然我们没有讲一个好故事。我们向她灌输了一堆什么样的乱七八糟的信息啊！但是，她知道了比她在家时所能了解的更真实的东西。对此，她颇有胆量，你不得不佩服她这一点。”

“在我们寻找回营地的那天，一切都突然崩溃了。她开始了荒唐的幻觉：当我们在徒步行走和查看指南针时，其他的人已到达目的地并在整理行李准备回家；当我们回到营地看到木屋、餐厅和厕所时，所有的人都已走了；甚至到处布满了灰尘、蜘蛛网，碎屑在地板上，小木屋好像被遗弃了上百年。也许我们给她讲了太多恐怖片《阴阳魔界》里的故事情节。”

“但最不可思议的是，夏令营的最后一天，她父母来接她回去，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告诉她，在夏季时他们已经离婚了。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她才被送到夏令营的。尽管那些周末他们一起开车来这里，给她带来快乐，但他们自己却不能忍受彼此。她爸爸住在旧金山的一家酒店里，在她离开的整整一个月里，他都住在那儿。‘我三餐都在酒店，’他告诉她，‘但我只是下楼吃早餐，点合我心意的东西。’乔斯琳说，听起来好像那才是他搬出去的真正原因，因为在餐厅吃饭一定很棒！她感觉自己被用来与煎鸡蛋做了交换。”

几年后的一天，她爸爸打电话说他患了流感，没有什么可让她的小脑袋担忧的。他们原本去看棒球比赛，他说他去不了了，他不得不将票延期留作下一次用。你去吧！这可是巨人队的比赛。结果不是流感，原来是心脏病，在送去医院之前他就已经死了。

“不奇怪，她逐渐产生了爱控制人的怪念头。”西尔维娅说，充满了爱意。乔斯琳和西尔维娅成了四十多年的好朋友。

“南特利先生没有激情。”阿莱格拉说。她有一张表情非常丰富的脸，像无声电影中的丽莲·吉许。在阐述观点时，她总是皱着眉头，当她还是小女孩时就这样。“佛郎可·邱吉尔和简·凡凡可斯秘密约会，互相争吵，讲和，然后对所有他们认识的人撒谎。因为他们举止很疯狂，所以你相信他们在恋爱。你会把性和他们俩联系在一起，但却永远不会把这些联想到南特利身上。”阿莱格拉声音轻柔，却很有穿透力。她与我们在一起时总是不耐烦，但因为她的语调听起来很平静，所以我们往往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

“是这样。”伯纳黛特赞同道。在迷你眼镜片后面，她的眼睛圆得如同鹅卵石。“爱玛总是说简是多么保守！甚至南特利先生也这么说，尽管他对每个人都那么观察入微。但她才是整部书中唯一的一个——”灯突然亮起来了，把伯纳黛特吓得跳起来，但她并没有因此漏说一个字。“疯狂地坠入爱河的人。奥斯丁说爱玛和南特利先生是一桩普通婚姻。”她沉思了片刻，显然她也同意。“我认为‘普通’这个词意味着在奥斯丁时代某些事不同寻常。比如说，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没有什么可招致闲言碎语的，既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

灯光如牛奶般洒落在阳台上。几只大翅膀的昆虫用力扑打着窗户，发疯似地追寻着光源。这引起了一阵阵的啪啪声，声音有时大得使萨哈拉吼叫起来。

“没有动物本能的激情。”阿莱格拉说道。

萨哈拉转过头来。动物的本能激情，她曾在狗棚见过不少，那些

